

论小说《指骨》的叙事艺术与战争认识

高义吉，俞哲浩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7

DOI:10.61369/HASS.2025060007

摘要：日本新生代作家高桥弘希的小说《指骨》荣获新潮新人奖以及三岛由纪夫奖提名，是近年来反战文学的代表作。作为一名未经历过战争的作家高桥弘希意欲通过战争文学的写实来反抗日本当前将战争题材娱乐化的倾向。本文创作视角、战争批判与反思、受害者意识的书写三个方面分析《指骨》所表现出的创作特色，管窥日本新时代的战争小说。

关键词：高桥弘希；指骨；战争；娱乐化

On the Narrative Art and Understanding of War in the Novel *Finger Bone*

Gao Yiji, Yu Zhe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Abstract : The novel *Finger Bone* by Japanese author Hiroshi Takahashi has been nominated for both the Shinchosha Newcomer Award and the Yukio Mishima Prize, and is considered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recent anti-war literature. As a writer who has never experienced war, Takahashi seeks to resist Japan's current trend of romanticizing war themes through realistic war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Finger Bone* from three aspects: narrative perspective, war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and the depiction of victim consciousness, offering a glimpse into the new era of Japanese war novels.

Keywords : Hiroshi Takahashi; *Finger Bone*; war; entertainment

时至今日，二战结束已有八十年，许多经历过二战的作家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部分未经历过战争的作家活跃在文坛一线。高桥弘希的小说《指骨》是近年来日本战争文学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于2014年出版，荣获了第46回新潮新人奖、第28回三岛由纪夫奖候补。小说以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一所野战医院为故事舞台，描绘了作为一名一等兵的我在南方战线最前线、负伤后在医院以及部队战败后撤离的过程。

关于《指骨》的创作，高桥弘希曾说过，是在与参加过关岛战争的老人聊天时听说了太平洋战争时发生在新几内亚某一座岛屿上的事件，以此为契机创作了这部小说。高桥弘希认为随着战争远去的，不仅是人的离去，现实中可以接触到的物品或是场所也在消失，加之战争题材作品的娱乐化，让战争变得具有幻想性质。^[1]作为一个作家，高桥弘希意欲通过战争文学的写实来反抗这种创作现状，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构建战争的真实，剖析战争中的加害与受害，以唤起读者对于战争的反思。本文将分析《指骨》这部小说在创作视角、战争批判与反思、受害者意识的书写三个方面所表现出的创作特色，管窥日本新时代的战争小说。

一、“实证”的视角

在《指骨》中，作为叙事主体的高桥弘希由于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并不能回忆战争。因此，他的作品侧重于战争的“实证”，塑造真实的战争。对战争背景的真实呈现、对战争残酷事实的揭露，是高桥弘希对近年来将战争娱乐化的反抗。

首先是与战争相关的事物的描绘。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些日常生活中极少用到的、和战争紧密相关的专业用语，如，章鱼笼式地洞、钢盔。碘酒、贯通枪伤、气性坏疽、奎宁、手术刀、盲管枪弹创等和战地医院相关的词语也频频出现。“背上长出了规整的红斑，虽然登革热也会导致红斑的出现，但那是比这更加规整的红斑（中略）糜烂的红色斑点会遍布全身，将眼睛染成血红色，伴随着超过四十度的高烧会导致痉挛，进而发狂而死。”^[2]这是关

于当地一种不常见的风土病的详细描写。通过这方面的描写，作者描绘出战争的真实。由于作者本身并没有参加战争的经历，大部分读者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所以作者通过搜集各方面详细的元素来完成真实战争的建构。

其次是描绘出真实的心理，如，主人公面对战争时产生害怕的心理。“四秒之内什么都不用思考。试着想象一下在壕沟中引爆手榴弹，把我的身体炸得四分五裂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手榴弹扔到外面去吧。”^[3]作者通过这样的文字描写展现了其对日本士兵心理的看法，即士兵并非杀人机器，这个群体也存在强烈的矛盾心理，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战时日本士兵的心理也是战争世界的一部分，作者尽力呈现士兵当时的心理状态，还原真实的战争世界。

再次，作者还通过侧面描写揭露战争发起者的真实面目。“不

仅是南方战线，这个岛上的局势我们也一无所知。不知从哪儿起了传言，（中略）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天堂一样（中略）天国，啊，天国，那个生病的士兵就这样叫着，从床上跳了下来。”^[4]众所周知，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的开端，是日军失败的转折点，而军部却说那里是天堂。显然日本军部给了日本军人盲目的自信，以至于让士兵最后成为炮灰。这即为作者意欲证明的，错误的主体在于战争的发起者——日本军部。战争是复杂的事件，战争的发起者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呈现这些因素是作者尽力书写真实战争的重要工作。

没有战争经历的人对战争的了解完全依赖于文献资料上的知识、他人的讲述等间接经验的获取。高桥弘希有一段作为教师的工作经历，在这段经历中他接触到了90年代和0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他发现这群年轻人的战争观被娱乐化了，以往的战争被当作题材创作成娱乐性的作品。新时代的孩子们已经失去了和战争亲历者交谈的机会。这是因为，不仅是参加过战争的个人，连高桥弘希在儿时见过的防空洞等与战争相关的物体也都消失了^[5]。高桥弘希担心人们将战争娱乐化，会忘记战争，忘记真实的历史。因此，他希望通过小说建构战争的真实。

在《指骨》的伊始部分，高桥弘希引用了两个故事，分别是“俱胝断指”和“白影禅师”。两个故事的核心思想都是教导人不要仅仅学习形式，还要通过自己的理解来领悟道理。这十分契合高桥弘希通过小说《指骨》所要表达的思想，即让读者反思被娱乐化的战争。文学作品能够为读者建构战争记忆，塑造读者的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作品的思想才得以获得生命。高桥弘希所不满的是当代日本人轻视战争。这样的现实刺激了他着手创作新时代的战争小说。高桥弘希创作小说的直接动机是为了警示人们不应该忘却战争。所以出于“实证”的目的，他在小说中加入了大量与战争相关的专业用语，通过细致的文笔来建构读者的战争认识，刺激读者产生战争是残酷的这一认识。

二、战争批判与反思

《指骨》在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对战争的强烈的批判意识与反思。《指骨》首先通过对于日本士兵的心理描写和对于战争细节的描写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我们在黑暗之中一边流着汗一边挖着壕沟。这确实是包夹战术，但是藏在山腹的第三分队不足五十人，以这样的兵力去阻击美澳联军的后路，无非就是让我们白白送死吧。”^[6]其次，在《指骨》中，作者也表达了日本士兵的悲哀，即日本士兵明明知道这是死路一条，仍然去送死。小说通过主人公的亲身经历，尤其是当时的心理状态，来传递作者对战争的认识与批判。

《指骨》对于战争细节也有详细描写，如，“卫生兵用纱布裹着大拇指，凭借身体的重量把藤木的眼球按回了眼窝。这样总算让藤木闭上眼睛了。突然，他的左眼又在我的眼前睁

开了，藤木的手腕明明还留有余温，摸上去也是柔软的，但是他无神的褐色瞳孔，已经表达不出任何情感了。与其说眼球是个人身体的一部分，不如说只是一件物品罢了。”^[7]这种叙事方式

是对战争回忆的提取。这种提取来源于他人的转述或书本，在他者的记忆提取过程中会产生悲伤和同情的心理。同时，这些描写也凸显了高桥弘希认为战争只会带来死亡，应当明确反对战争。

其次，高桥弘希创作这部作品也是为了让读者反思战争。对于许多默默无闻和被遗忘的人来说，纪念碑不是直接的纪念，而是对于遗忘的提醒。^[8]如今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战争的痕迹也开始从生活中褪去，但是对于战争的反思是不能忘却的。《指骨》通过设置多个对照组表达出：战争不是一件可以简单概括的事情，相比于当今被娱乐化了的战争书写，读者应当反思自己以往对于战争的认识是不是太过符号化了，真实的战争远比娱乐化的描写复杂且残酷。

表一：《指骨》中的对照描写

组一：主人公和真田在遇到敌人时的对比	主人公： 那个年轻的白人士兵突然在战壕的边缘露出了头，用蓝色的眼睛看着我。我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进他白皙的脖子中，他如同鸟叫般用英语呜咽了两句就向后倒下了，死了。	真田： 其实在我右眼受伤的时候，我在密林中碰到了一个白人，（中略），我先他说了hello，他和我说了ヨニチハ一。虽然听起来十分生硬，但是彼此都松了一口气。
组二：主人公和田村队长对于战争观念的对比	主人公： 与他（田村）相比，我的觉悟在战争中越来越消退了。我可能只是想要下定决心，而并不是有了觉悟吧。	田村： 田村分队长24岁，刚刚结婚，是下了必死的觉悟来战场的。至少在我看来，这份觉悟随着我们向内陆行军越来越变得更为坚定。
组三：主人公和医生在极端饥饿环境下的对比	主人公： 我蹲在医生的尸体旁，想要拿走他的手枪，然后和其他的士兵交换物资。（中略）我用小刀抵着医生的手指，突然在刀刃上映出了我的嘴脸，是一副扭曲的样子。	医生： 虽然军医一直在为士兵看病，但是随着药品耗尽，也只能为人把脉了。（中略）某一时刻医生离开了队伍，随着沼泽旁的一声枪响，几只鸟飞向了天空。
组四：主人公两次遇到的土著村落的对比	第一个村落： 老人的白发中夹杂着几根羽毛饰品，他挂着锡杖向我们走来，看着我们嘴中念叨着“军人、日本”这样的词（中略）。真田从手记中撕了几页纸给老人，于是这个黑人男子就走向屋内，不一会就拿了芋头回来。	第二个村落： 随着他的喊叫，更多的黑人男子聚集过来。我搞不清楚状况，只能逃亡树林深处。（中略）比起被枪杀我更怕被活捉，说不定会被野蛮地杀死，或是被用生了锈的刀慢慢地砍断脖子。

根据小说《指骨》翻译与整理后制成

可见，在多组对比中，作者描绘了战争中不同人的不同反应。组一中，我出于害怕而直接杀死了敌方士兵。而真田因为是个老师，愿意尝试与那个士兵交流所以相安无事。组二中，士兵们往往被认为是需要舍生取义的，然而很多士兵随着对战争的了解厌恶其使命。但是也有田村分队长这样的人，有坚定的信念。这种多元化的角色设置让作品变得更加丰满。组三则凸显了高尚的人格在战争中只能成为负担，从战争摧毁人性的方面表现了作

者反对战争的观点。组四中，第一个部落敌视白人士兵，亲近日本士兵，而第二个村落则符合了小说一开始就对土著做出的“残忍、食人”的刻画。这些对比描写会让读者感到战争时期的价值准则和平时的相差甚远，战争中的人性美德虽然依旧发光，但是在作者看来，残酷才是人性中最真实的部分。

《指骨》中虽然有对于战争细节的描写，但出于反思战争的目的设置了许多比较描写，通过人与人或是事与事之间的比较告诉读者战争不是一件被符号化的事情，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此外，《指骨》中的主人公最后并没有回到日本，而是倒在了他乡的路上。这也表现出了作者对战争的看法，即战争是残酷的。

三、受害者意识

《指骨》中缺乏作者对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反省，其中的日本士兵并非侵略者，而是受害者。从某种角度，我们可以把过去分为三个层次，即历史、集体记忆和个人体验。其中历史是指本真的事件，不带有任何属性的、用来修正回忆的事物。而集体记忆是有区别的，包含为了理清一个集体的身份认同而使用所有象征性的表现形式。至于个人体验，往往是在集体记忆上出现了小范围的波动而产生的。^[9]《指骨》的主人公与其说是作为士兵出现在作品中，不如说是作为战争的受害者被重点描写。在作者的笔下，日本士兵仿佛一个在外的游子，十分思念自己故乡的味道，然而最后却只能客死他乡，如小说中所说“在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密林中，日本士兵的尸体一点点化为白骨。”^[10]此时的士兵作为士兵的属性已经被淡化，被赋予了一种客死异乡的属性。

小说中，日本士兵被军部的命令强制丢到了战场上，在此之前他们是老师、匠人，或是其他的职业，但是到了战场上他们就变成了战争的“耗材”。作者通过描写他们的悲惨命运表达日本士兵是受害者，让读者反思战争的罪恶。如果不能进一步点明导致他们落得如此下场的主体国是日本的话，就会逃避战争责任。并且，作品对于戕害他国民众的描写和反思可谓少之又少。作品的描写仅停留在战争让日本民众变成了受害者，而这些受害者也包括日本士兵，所以日本士兵也是受害者。

与此相对，加害者变成了美国士兵。“我想到会不会是因为村民被美军掠夺过，所以才这么害怕。我听说过美军污蔑村民为间谍并屠杀了他们，并侵犯了村中的少女之类的传闻，

说那些话的士兵都认为要把猪狗不如的美军从这个世界上驱逐出去。”^[11]“我（土著民）是不会原谅美军草菅人命、无差别轰炸的，将来我一定要为同伴报仇”^[12]《指骨》将美国描绘为侵略者，不仅侵占土著的土地，还大肆虐杀日本军队，有意混淆加害者。小说不仅将日本兵变得和当地的土著一样，变成了被美军欺负的受害者，还帮助日本摆脱了加害者的标签。从这一点来看，《指骨》对于日本战争责任的反思是错误的。

高桥弘希曾提及，他小时候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教育都是以核爆等事件为中心，对于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来说过于刺激以至于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在午休期间也会看《萤火虫之墓》等电影。在创作过程中，他也通过阅读前辈的战争小说或是想象来获取灵感，《野火》就是其中之一^[13]。高桥弘希对于上一代的战争记忆进行了传承，这从他的作品就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指骨》的主人公是在战争中被军队抛弃的、走投无路士兵；在被美军炮火轰炸的道路上，日本军人悲惨地死去；病死、士兵相残、吃人等事件让读者反思战争中士兵的死都没有尊严。高桥弘希也在《指骨》的后记中写到，那个新几内亚村庄的人，一边笑着，一边满口是血地把鸦片递给“我”，骗“我”吃，这种战争记忆把日本塑造成了一个受害者。高桥弘希的创作目的仅停留在了让日本人勿忘战争，只是继承了之前作家和作品中所出现的受害者思想，缺乏正确的反省。

总之，在创作的局限性方面，高桥弘希没有将日本作为一个加害者进行反思，其创作思想以日本士兵也是受害者为内核，缺乏赎罪的思想。作者意识到了战争给日本带来的毁灭性影响，警告日本人战争的危害，但是没有充分意识到日本作为战争发起国的责任。作为读者需要吸收其中的反战思想的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反战文学对于战争责任的讨论不客观。在世界格局关系日渐紧张的当下，我们在坚守和平的同时，警惕有害于和平的思想的出现和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 [1] 高橋弘希. インタビュー 高橋弘希：なぜいま戦争小説なのか？[J] すばる, 2019(8):134-140.
- [2] 高橋弘希. 指の骨 [M]. 東京：新潮社, 2017:92.
- [3] 高橋弘希. 指の骨 [M]. 東京：新潮社, 2017:9.
- [4] 高橋弘希. 指の骨 [M]. 東京：新潮社, 2017:65.
- [5] 高橋弘希. インタビュー 高橋弘希：なぜいま戦争小説なのか？[J] すばる, 2019(8):134-140.
- [6] 高橋弘希. 指の骨 [M]. 東京：新潮社, 2017:69.
- [7] 高橋弘希. 指の骨 [M]. 東京：新潮社, 2017:49.
- [8] 阿斯曼著.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M].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59.
- [9] 阿斯曼著.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M].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53.
- [10] 高橋弘希. 指の骨 [M]. 東京：新潮社, 2017:40.
- [11] 高橋弘希. 指の骨 [M]. 東京：新潮社, 2017:75.
- [12] 高橋弘希. 指の骨 [M]. 東京：新潮社, 2017:90.
- [13] 高橋弘希. インタビュー 高橋弘希：なぜいま戦争小説なのか？[J] すばる, 2019(8):134-140.